



無路，自己又沒臉返家，竟出了下策，臥在鐵道上自殺；一個養女，在養父母逼迫下，淪為妓女，毒瘡滿身，經不起身上的苦，又受不了心上的罪，自己投河了；另一個中年的婦人，丈夫另結了新歡，遺棄了她，竟把孩子投進井內，自己也跳下去。整個上午，在急救這四條命，感謝佛菩薩的保佑，纔算是有了希望。但是，即使活下去，也都難填補心內創傷了。觀音菩薩，救救這個苦海中的人生吧！祇有菩薩才能引渡到彼岸了。

梁父：心中的窗子沒有打開，又怎能射進陽光呢？苦海中沉溺的人，不肯爬上這隻能渡彼岸的舟，又怎能免掉沉淪呢？

西芬：我們努力的為佛教作番事業，每個佛教徒，都該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梁父：慚愧！慚愧！連自己的兒女都沒有引渡！唉！菩薩呀！苦海無岸，快來拯救我們。特別是我那個女兒西芬，我那寶貝兒子西賓！

（西芬，天青上）

西芬：爸爸！

天青：梁伯父，芬姐。

梁父：西芬，天青，我該跟你（她）們談一談了。

西芬：是的，爸爸，我們也是要和你老人談一談的。

梁父：呵，要和我談些什麼呢？

梁父：呵!!!

西芬：芳妹！妳?!

天青：我們來勸你老人家和芬姐一同也改信天主教！

梁父：你（她）們在說什麼？

西芬：唉！今日何世了?!

天青：爸爸，我已報了名，受洗後就可以像哥哥一樣的出國，也將像哥哥一樣的學成歸來不要化錢。

梁父：呵呀！真是丟丟丟！

西芬：爸爸，不要這樣頑固罷！這是社會潮流！

梁父：社會潮流！這可怎樣才能扭轉這個潮流呢？

天青：出國是好事，信天主教也是好事，有錢，有勢，幸福又榮耀！

梁父：信洋教！出洋！祖國不要了嗎！真理也不要了嗎!!!

天青：真理？祖國？

西芬：爸爸，不要糊塗吧，有錢了就有真理，有勢就是祖國！

梁父：你們的良心呢？

天青：伯父，不要生氣！生氣也沒有用，這是民主時代啦！

西芬：對了，民主時代了，不再是封建社會了，信教有自由，這在憲法上，明而顯之大記特記着。

梁父：自由！自由！好，都滾出去！自由去吧！

西芬：爸爸！不要氣！我跟他（她）們談一談！

梁父：生氣！我還敢生什麼氣，連我都不放在眼裏了。

西芬：（扶梁父下）爸爸！休息去罷！我來跟他（她）們談！

梁父：叫他（她）們自由去罷！自由去罷！

西芬：來！芳妹，天青！不能怪你（妳）們，你（妳）們是沒有過錯的！過錯在物質利慾的引誘！

天青：我！不聽那些！苦呀！

西芬：芬姐，我們是為國家着想哪，假若沒有我們這些知識份子發奮圖強，學來一些新的本領，怎能振興起呢？我們是國家的中堅，如果我們不自強，怎能完成國家的時代任務呢？妳不像伯父那樣頑固，妳會同情我們的，我們信天主教，完全是為了出國留學，為了學成回來救國呀！

西芬：也許是對的！但是，一個人認不清真理，又怎能救國呢？一個人連自己都不能救，又怎能救別人呢？

天青：我們是在追求真理！也是在先求救自己呀！

西芬：出國留學不是求真理，是什麼？出國把自己充實了，有光榮，有本領，不是在救自己嗎？

西芬：那些正是與你（妳）們所想像的成爲相反。真理要永恆不變的真理，救自己不要激動的救自己。有了光榮，有了本領，都不是永恆與激動的。皇帝有光榮吧，宰相有本領吧？但，都不是幸福的，人生就是死亡。喪身難得，却又易失，當你（妳）把這短短的數十寒暑渡過了，日月的本領也帶不去，天大的本領也帶不去，地了！跟隨你（妳）們的重要，祇有罪業。暫短的重要，還是永恆的重要？

西芬：又是傳教了，我才不相信呢？

天青：是的，芬姐，佛教的道理最害人，來生呀！死後呀，脫生了！西方呀！地獄的！都是迷信。根本就沒有那一回事！

西芬：沒有這回事，那我問你（妳）們，你（妳）們是從何處來的，你（妳）們是爸爸和媽媽生的！

西芬：爸爸和媽媽生了肉體，怎麼又有靈魂？靈魂又從那兒來的。

天青：與肉體一齊來的。

西芬：我的靈魂又與你的靈魂不同，有個我的自我，又有你的自我，這個「我」又是怎麼一回事！譬如說吧！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個自我，美國也有二萬萬個自我，你的自我，又與任何的中國其他自我不同，更與任何的美國人的自我不同，爲什麼不把你那個自我與其他自我溝通，又爲什麼，你的自我，不降生在你所喜愛的外國，偏偏把你們的這個自我，生在你們所不愛的這個中國？

天青：這個麼！這個麼！唉這一套，糊里糊塗！我們才不想那些呢！

西芬：什麼我呀！你呀的，我就是我，你就是你。

西芬：是的，不想也可以，這是最切要的問題，不容你不去想。不容你不去相信，天下有許許多多的人，各個人受苦，都是由各個人去嚮受，你受苦，我不能代替；我受苦，你又不能代替；這分明是說，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獨立肉體與獨立的心理，這獨立的自我，不過是借這個四大假合的色身而現身於這世間罷了，當色身生出以前，有它的存在，當色身故滅了，也自然有它的去處。衆生就是這樣輪迴旋轉的。請問你們，是注重暫短的現生的個我重要呢，還是重視永遠的個我重要呢？

天青：唉！我們不信這一套迷信，我就相信這個我，是上帝造的，死了就到上帝那兒去！

西芬：即使上帝能造你的肉體，怎又能造出你的靈魂呢？即使造出你的靈魂，又怎麼把你的靈魂與別的靈魂造個不同呢？上帝在未造你的肉體以前，你的靈魂又在什麼地方呢？你說迷信，且聽一聽你不迷信的道理吧！

天青：唉！管他這一套，享受第一，信天主教有好處，就去信它，妳要我信佛教，我也知道，那是好的，但佛教能讓我出國嗎？

信佛教能叫我升官嗎？信佛教能讓我發財嗎？

西芬：出國？你是想由這個貧窮祖國到另一個富樂的國度，但你想得到，離去這個貧窮的，無常的，痛苦的苦海，去到另一個富足的，永恆的，極樂的世界。這能說是有理智人的想法嗎？

西芬：妳信佛信的好了！我們不費這個腦筋！

天青：對不起，芬姐，我們祇求現世的享福，管不了後來的，現實的人生，充滿了幸福，假若有極樂世界，我也不去，我就是知道去美國。

西芬：天青！西芳！唉！

（天青，西芳下）

西芬：唉！苦海中芸芸衆生。

（梁母，梁父上）

梁母：不能怪孩子，我想過了，在這些天以來，都在想這些問題，這是衆生共同的業力，所以在世間上才有這些無窮盡的災難。這是共同的業力。

梁父：我也是這樣想，但我覺得我們所應負的責任最大，有時在動他們的氣，有時是自我的羞愧與自我這實。回想過去，真是一代，經過了多少次風霜，也經過了多少次戰亂，在思想上，曾經是盲目的追求，盲目的破滅，當我們打開了心靈上的窗子，讓陽光照射進來的時候，才發覺到，所走的路是歪曲的路，並且又到處是自己

所破壞了的殘垣頹瓦。西芬：爸爸！不必難過了，佛菩薩會保佑我們，他們會有省悟的一天！

梁母：但願如此！

梁父：省悟！省悟，當省悟了的時候，恐怕已是晚了！像我吧，就有這個感覺。當我在孩子時，剛懂人事，便知道，洋槍大炮的厲害，便曉得處於人家的壓迫，稍為長大了一些，眼見人家的兇殘，眼望自己的衰敗，在痛恨的情緒下，漸漸的化為悲哀，由悲哀化為自卑，在這時，又偏有一股熱情，以及處心積慮的追求！在癡恨，在悲哀，在自卑，在激奮的多種情緒下，失却了理智，竟成為瘋狂的獸惡，竟有了文化了，竟成為瘋狂的熱愛人家的物質文明了！

在這時，盲目的人，喊出了自由，高唱民主，也強調科學，好像，我們固有的，一切，都不民主，都不自由，都不科學；而人家的一切又都是民主，都是科學，更都是自由，于是對自己固有的，大肆的咒詛和破壞，對人家的瘋狂的讚揚和追求！到處顯現出一片零亂的現象。奮有的，是打倒了，新的又建設不起來，人人都知道空喊口號，都祇知道要求與咒罵，却沒有人肯伸出他的手，沒有人肯流血流汗。當我們真正瞭解到這些的時候，那些為我們所破壞了的倫理道德，正如同江河的堤岸崩潰了！怒潮洶

湧澎湃的衝向了整個的大地，於是，我們都成為洪水中的沉溺者。在苦海中掙扎，在苦海中浮沉，在苦海中呼救，在苦海中悔悟，可是，一切都晚了。經過澈底的反省，狂呼喊救，苦楚的浮沉，拚命的掙扎，終算是發現了救生的舟，而且是費盡了所有的力量，靠著佛菩薩大慈大悲的願力，皈依了三寶，在痛定思痛之時，再望望舟邊的苦海中，仍有那麼多的人，在盲目的浮沉，痛楚又加重了痛楚，誰曉得西賓和西芬這些青年的孩子，還在走着我們過去的道路！唉！

西芬：爸爸不要談這些了。梁母：這都是罪業，都是罪業。

〔西賓上〕

西賓：父親，媽！營小姐呢？

西芬：不是同你一齊回去的嗎？

西賓：她！她也受了封建的遺毒，意志薄弱，分辨不出善惡，弄不清美與醜。梁父：怎麼，鬧翻了？她是你的未婚妻。

西賓：唉！她多情，但受舊禮教的控制，又束縛她的熱情，她明明受過新式教育，不會迷信，也不迷信，可是，偏偏又不敢反對迷信，更不願去破壞迷信，軟弱的女人哪！假若她要有西芬那樣的性格，再加上她的美貌，那就好了。中國的女孩子，和外國的女孩子一比，差的太遠了，外國的女孩子，明開又爽快，該哭就哭，說笑就笑，絕不像中國的女孩子，哭也是偷偷哭，笑也是偷偷笑，而且，又多是假哭假笑！

梁父：我這個偉大的兒子，學識太高了！

西芬：哈哈！這話給西芬聽到了更不得啦！誰認定你的見解高明。

西賓：不是給妳聽的！媽！妳說我的看法怎樣？

梁母：正像你講洋文似的，我連聽都聽不懂。

梁父：我在四十年前，和現在的，沒有什麼分別。可是，方才我說到這個問題了，四十年後的我，開始恨我四十年前的我。

西賓：我同情，非常同情，假若四十年前，你也能幸運的出國留學，也會像我一樣的有科學頭腦了，有審美的觀念了。

西芬：寶弟！

西賓：有時我在恨你的盲目，這正像恨我自己四十年前的盲目一樣，但，我自己又常姑息自己，常原諒自己，也正像現在也常姑息你，也常原諒你一樣。然而我自己的罪業是由我自己來受的，而對於你的禍福榮辱，我又有着在人世間不可推諉的責任。

西賓：爸爸！我不怪你，祇是在惋惜你沒受過西洋文明教育，我常常退一萬步着想，中國科學不發達，又在貧困，這不能怪中國人，完全全要怪佛教！

西芬：弟弟，你不能再誇佛法僧三寶！

西賓：不能誇？哼，不懂是要誇，而且是要打倒！佛教消極！出世！逃避！麻痺！談玄說妙鼓動人和社會脫節，煽動民眾叛離現實，驅使無知的愚夫愚婦走上衰老，貧困，麻木的道路。害了中國。

西芬：寶弟，消極？地藏菩薩的「我不入地獄，誓不成佛」，還有普賢菩薩十大願力，觀音菩薩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廣大靈感受苦救難，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渡眾生，九品威令登彼岸，這是消極嗎？是出世嗎？是逃避嗎？有求必應，廣行方便是麻痺嗎？真真確確，千古萬世，千百萬劫不易的永恒真理，是談玄說妙嗎？誰看到西賓：又是這一套！誰看到西芬：你看到美國？

西賓：當然看到了！

西芬：怎麼看到了？

西賓：是我親自去的！

西芬：是的！是的，祇要你皈依三寶，也進到諸佛菩薩的法海中，保證你也會看得到。而且祇要你要，就屬於你。

西賓：哼！我才不相信這些。不能和妳談！

梁父：西賓：姐姐的話不假！四十年前，我也和你一樣，站在佛教之外，自己關閉了自己的心窗，陽光再強烈，也不會照射進你的心房。想迎接陽光嗎？

好，打開你的心窗吧！

西賓：我不知道這些，就知我從未關過心窗，光明的，黑暗的，我分晰得清清楚楚。

梁母：西賓，我盼望著，盼望二十五個年頭，盼望我的兒子，是一個接受勸導，追求真理，分辨善惡的人，但，一天一天的希望，又是一天比一天的都是失望。

西賓：爸爸，媽媽，我在良心上始終在自我遣責，為什麼我不能使你（妳）們快樂，為什麼不能使你（妳）們不失望。也會經一再的尋思，怎麼樣才能免除你（妳）們的痛心與憂慮和痛苦，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叫我犧牲，跟你（妳）們一樣的迷信，我愛真理，反對迷信，又愛你（妳）們，我應該正式的表明了，我有我的學識，我有我的前途，我有我的奮鬥目標。就是說，我不能同你（妳）們一樣的迷信，保守，頑固，當我知道，我的思想與你（妳）們的思想拉不到一起時，我祇有痛苦的，慚愧的，向你（妳）們宣告，我要走了，我去開闢我的理想。我要去創造我的事業！

爸爸，媽媽！我走了，就當我死在外邊吧！

〔西賓急下〕

西芬：寶弟！寶弟！

〔西芬追下〕

梁母：兒子！兒子！

梁父：讓他先靠他自己的想法去做吧！我們等著，我們

們忍受着這種罪業！

〔西芬低頭失望地重上〕

梁母：西賓真的走了？

西：唉！走了！媽！不要難過。

梁父：他有這種無情的心，拋棄了我們；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挽留他呢？

梁母：但，他是我的兒子。

梁父：但，他不承認妳是他媽媽！

梁母：阿呀，我的兒子！

梁父：誰是妳的兒子，那是前生的冤家，前世的債主，今生來討債來了，來作弄我們來了！債還清了，罪也受夠了，自然是分散了。

梁母：呀！前世的罪孽呀！怎麼能消清呢？

〔護士甲上〕

護士甲：梁醫生，不好了，又發生車禍了，三十多人重傷，救人要緊呀！

西芬：呵！苦海人生。好！就去。

梁父：我的好女兒！祇有妳這一個好女兒，妳才是真佛教徒，我常因兒女們自卑，但，妳却能使我這種自卑減輕，甚而轉為自豪！注意自己身體，多念佛事！去吧！作佛教徒應做的事！

西芬：爸爸，不要講這些了！我會負起佛教徒所應負起的責任。

〔西芬忽忽進入臥房〕

護士甲：伯父，這人生呵，真苦呀！一天不曉得發生多少橫禍，好好的，說死就死！祇要一睜眼，一伸

脚就完了！在醫院中，哭呵，喊呵，叫呵，號呵，病人哭，親人哭，友人也哭，唉！窮人哭，富人也哭，當官的哭，平民也哭呵！

梁母：可憐的人生！都是苦

的。

護甲：伯母，苦的太多了！祇有妳老人家幸福！兒子有學識，女兒更是偉大！

梁母：唉！小姐……

〔西芬換衣上〕

西芬：媽，房中的箱子怎麼打開了？東西很亂。

梁母：唉！

梁父：注意自己的身體！

護甲：伯父，伯母再見。

西芬：不要難過了。

〔西芬急下，梁母由臥房下。〕

梁母：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梁母：（在後台驚慌地）怎麼有賊進來了！

梁父：有賊？察看一下！

梁母：（在後台）糟了！手飾盒被打開了！呵！東西被偷了！誰拿去了！

〔梁母抱一手飾盒上〕

梁母：賊怎麼能進來呢？

梁父：詳細的找一找！急有什麼用！

梁母：這是準備給兒子女兒結婚用的。

梁父：兒子！女兒！不提他（她）們了！去找一找吧！

梁母：阿香，阿香！

〔下女上〕

下女：太太！

梁母：誰到過房子裡？

下女：沒有，太太。

梁母：看到這盒子？

下女：怎麼能看得到！

梁父：妳見過什麼人進來過？

下女：少爺，小姐，趙家少爺，魯家小姐，除此沒見過。

梁母：糟了，一定是什麼人偷去了！

梁父：不要急，急什麼呢！找一找吧！

梁母：我這了，怎麼不急，這是唯一的全部的財產了！

梁父：財產！噯！財產。

〔外邊雜雜聲叫罵聲〕

梁母：什麼人叫，去看一看吧！

下女：是，太太。

〔下女下，又急上〕

下女：是趙太太。

〔趙母急上〕

趙母：妳家的壞小子把我的兒引誘壞了！妳家驕姑娘又把我的兒引誘跑了！快交出人來！快交出我那唯一的獨生子！我要拼命！

梁母：嫂夫人，別慌，慢慢講。

梁母：嫂夫人，到底怎麼一回事！

趙母：別慌！這是我的命根子呀！被你們的騙子頭勾引跑了！快交出人來，你們的家教一點都沒有，女孩子就做壞事！你們的兒子勾引我的天香，跑了！現在拋棄了我，不曉得把他勾引到什麼地方去了！交出人來，不然，我就拼了！天呀！天呀！

〔趙母打梁父〕

梁父：嫂夫人！不要這樣子，到底怎麼一回事，慢慢說！我們研究解決。

梁父：趙家嫂夫人呀！不要這樣子！

趙母：你（妳）們還假裝正人君子呵！女兒把我兒子勾引跑了！西芬這壞東西呢？我要扯破她這不要臉的人皮！

〔下女急上，拿信。〕

下女：先生，太太，這是二小姐的信！

趙母：好！不要臉的壞姑娘的信，看看這個秘密！拿來！拿來給看！

梁母：西芬的信！呵，這個底怎麼一回事呀！

梁父：罪業呀！罪業呀！

趙母：這個不要臉的姑娘還會寫信！（讀信）爸爸，媽媽：我走了，我為了理想能實現，為了幸福能永與我同在，不得不離開你們。廿多年的養育之恩，以後，在我從外國回來，發了財時，再報答吧！那時也不會遠的。等待吧，將來為你們蓋洋房，叫你們吃西餐，請你們跳舞。我到那兒去，沒有一定，不必找，不必掛念。趙天香會照顧我，他忠於愛情忠於真理，為了他，為了我們未來的幸福，我不能拒絕……（沉思介）這個壞姑娘！還說慌話，明明是勾引我的兒子，她！

梁父：（搶過信，繼續讀）我不能拒絕他的要求，他向上帝發誓，永遠愛我，永遠保護我，一定把我帶到光明幸福的地方去。我跟着他去創事業。最對不起兩位老人家的，是我們沒有路費，天香和我把您的手飾帶去了，這不是偷，是借的，以後發財時再還……（呆呆的，顫抖地，信落在地上）佛菩薩呵，救救我吧！

梁母：呵！我的女兒！我的女兒被妳兒子拐跑了，妳兒子還偷走我的手飾，還要脅人，呵！算帳吧！妳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兒是被妳兒子拐跑的。我要控告妳的兒子拐誘我女兒！善薩呀！善薩呀！

趙母：呵！別慌嗎？

梁母：這等大事，還不愧？還我的女兒！

趙母：還我兒子！

梁母：還我女兒，還有，妳兒子偷去了我的手飾，我的全部財產呀！

〔警察甲、乙上〕

警察甲：不要慌！不要亂動。先生，她的兒子偷去我的全部財產，又拐走我的女兒！

趙母：警察老爺，冤枉呀！冤枉呀！

梁母：警察老爺作主呀！我現在人財兩空。

趙母：我兒子，我兒子跑了去。

警察甲：不要亂講！全到警局去。

趙母：冤枉呀！

警察甲：梁西賓是誰，在什麼地方？你要照實說。

梁父：梁西賓？！

梁母：西賓！呵！

警察甲：對了！他犯了殺人罪！

梁父：（驚慌地）呵！殺人？他殺了人？

梁母：呀！善薩呀，我的兒子，怎麼殺人？！

趙母：呵！殺死了我的兒子嗎？！呀！老爺作主，呀！我要拼了！

警察甲：不要亂叫！他殺了魯萍小姐！快告我們他在什麼地方？！

梁父：殺了魯小姐？！

〔幕幕中，閉幕〕

請讀者先生們不要忽略了本刊每期的「卷首語」，它能使您開卷得益！

社會上往往有許多事，常是我們佛教徒人受過，也有許多事實却難免被人誤會，原因在一些自命為佛教徒的智識水準問題，這些人很可憐憫；他（她）們根本不懂教理，只知道拜拜西磕頭，求福求壽，升官發財而已！你若問他信仰，他（她）們都稱是佛教徒。自然，我們並不想捨棄這一部分眾生，而絕對加以否認；相反地，今後本刊將盡量做這一方面的工作，多刊有關破迷顯正的初機文字，令起正信，使他（她）走上正路，作一個正知正見的佛弟子。從本期起，念生長者已開始為本刊寫一個長篇的初機讀物「佛教的步驟」。方心五長者亦答應替本刊專撰時論，針對許多社會問題，作迷路的指歸，權邪顯正的指導。邀您所熟悉的有關人士提出高見，共挽頹風於萬一！遠居印尼的惟悟法師和吉隆坡的融熙老法師，本期中都有佳作。

每期連載的阿彌陀經講義和大悲佛陀的教義兩篇，不久即將刊完，有些讀者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本刊將在經濟能力範圍內盡先付之實現，因為這兩篇長文，早已預列在本刊叢書中了。

編者呼籲熱心佛教文化、慈善的讀者先生們！請您響應協助臺中佛化圖書館的籌建工作，促使早日成！它將為自由中國唯一完備的文化慈善機構！

光明幸福的地方去。我跟着他去創事業。最對不起兩位老人家的，是我們沒有路費，天香和我把您的手飾帶去了，這不是偷，是借的，以後發財時再還……（呆呆的，顫抖地，信落在地上）佛菩薩呵，救救我吧！

梁母：呵！我的女兒！我的女兒被妳兒子拐跑了，妳兒子還偷走我的手飾，還要脅人，呵！算帳吧！妳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兒是被妳兒子拐跑的。我要控告妳的兒子拐誘我女兒！善薩呀！善薩呀！

趙母：呵！別慌嗎？

梁母：這等大事，還不愧？還我的女兒！

趙母：還我兒子！

梁母：還我女兒，還有，妳兒子偷去了我的手飾，我的全部財產呀！

〔警察甲、乙上〕

警察甲：不要慌！不要亂動。先生，她的兒子偷去我的全部財產，又拐走我的女兒！

趙母：警察老爺，冤枉呀！冤枉呀！

梁母：警察老爺作主呀！我現在人財兩空。

趙母：我兒子，我兒子跑了去。

警察甲：不要亂講！全到警局去。

趙母：冤枉呀！

警察甲：梁西賓是誰，在什麼地方？你要照實說。

梁父：梁西賓？！

梁母：西賓！呵！

警察甲：對了！他犯了殺人罪！

梁父：（驚慌地）呵！殺人？他殺了人？

梁母：呀！善薩呀，我的兒子，怎麼殺人？！

趙母：呵！殺死了我的兒子嗎？！呀！老爺作主，呀！我要拼了！

警察甲：不要亂叫！他殺了魯萍小姐！快告我們他在什麼地方？！

梁父：殺了魯小姐？！

〔幕幕中，閉幕〕

梁母：呵呀！完了！那是他的未婚妻呀！

趙母：感謝蒼天，我兒子沒死吧！

警察甲：住聲！沒有什麼關係，交出梁西賓來，沒有什麼，一時衝動常會作出不聰明的事，可以原諒，交出他，跟我們去！

梁父：善薩呀！完了！呵！完了！

梁母：我的兒子呀！爲什麼殺人呀！